

呼吉图 编著

内蒙古出版社

父亲旺楚克

父亲旺楚克

FUQIN WANGCHUKE

呼吉图 编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旺楚克 / 呼吉图编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7-105-09117-1

I . 父 … II . 呼 … III .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3869 号

父亲旺楚克

著 者: 呼吉图

责任编辑: 宝贵敏

责任印制: 石晓娟

封面设计: 纪青松

 吾 要

版式设计: 纪青松

 刘福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64228001 (汉二编辑室)

 010-64271909 (传 真)

 010-64224782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民族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20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5.00 元

书 号: ISBN 978-7-105-09117-1/I · 1892 (汉 585)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谨以此书

献给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60 周年

献给为内蒙古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贡献的父辈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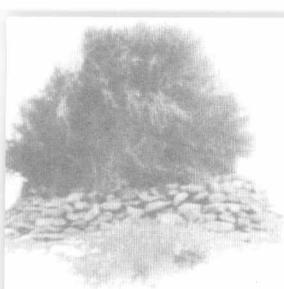
序 言

■ 怀念父亲

二姐是本书的作者，希望我在书的前面能够写一些东西。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还是写几件自己对父亲印象极深的事情比较好，因为父亲的言行对自己一生的影响确实太大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几次大的政治运动中，父亲与很多人一样每次都遭受了不白之冤。但父亲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意志极其坚强，即使是在“文革”中，也没有在精神上被摧垮。“文革”中父亲虽然被彻底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和自由，幼小的我们却因此有了很多机会与父亲在一起。虽然那段日子过得清贫，可是由于能够得益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我有机会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尤其是父亲的那种对子女无限的慈爱心，一生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淡薄的名利观，以及顽强的生命力等等。

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生活在呼和浩特市。在一个夏天，有一天父亲突然得了急性肠胃炎。当时父亲尽管很痛苦，但是却搬着被褥出去在大院的墙角下躺了一天多。妈妈告诉我们，父亲搬出去是因为怕给我们传染病毒。几年后，我们全家离开了呼市去了鄂尔多斯的伊金霍洛旗。在“文革”刚刚开始的一个寒冷的夜里，我去看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电影。很快，有人发现了我这个黑帮子弟，将我从电影院中赶了出来。看着满是眼泪回到家里的我，父亲开始愣住了，但当知道了真情后，父亲马上烧起了热茶，接着又给我吹起了口琴，在欢快的草原音乐中，一直看到我脸上有了笑容，父亲才放下了心。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高中毕业了，父亲建议我去他少年时代的乌审草原劳动锻炼，我于是第一次离开了家，并很快就成了草原上的一个牧马人。第二年夏天，父亲去草原看我，在生产队刚给我搭建的土房中跟我住到一起。晚上我回来后，看到父亲满身都是土，忙问怎么了，父亲什么也不说，只是慈祥地笑着指着墙角让我看。我看，眼眶里一下子就充满了眼泪，原来父亲在房间里的墙角给我挖了一个储藏土豆的地窖。在父亲的眼里，我可能永远都是孩子，都需要他的照顾。



父亲一生极其喜欢学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后，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学过俄语，之后又学过日文。我上中学后父亲又开始学英文，并经常与我讨论英语的发音与语法问题。父亲买过很多的书，当时家里很简单，除了两个装衣物的栗色板箱之外，就是几个装书的大箱子了。父亲喜欢读历史与文学的书，也经常看一些自然科普读物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印象最深的是父亲一生读了好多遍的翻译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等书。父亲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这几本书，精装本的硬壳封皮都磨破了，里面有着用红蓝铅笔划的密密麻麻的线条。一直到去世前，父亲的枕头边依然放着这几本书。我们兄弟姐妹从小连吃饭时都看书可能就是完全继承了父亲的这一基因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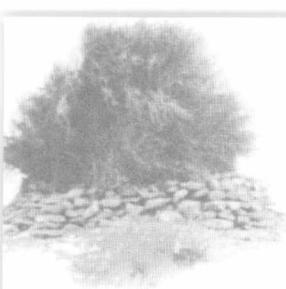
由于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历史上著名的鄂尔多斯草原“独贵龙”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受家庭的影响父亲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悄悄离开家乡去了延安。父亲在延安民族学院学习了几年后于1945年随乌兰夫去内蒙古中部和东部地区，直接参与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以及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的工作。由于父亲是当时仅有的来自延安的蒙汉兼通的蒙古族干部，在那段艰苦的日子里父亲出生入死呕心沥血，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及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由于卓越的工作成就，他受到了极高的评价，并因此在当时的高层领导岗位上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之后，在新中国刚成立后不久，父亲又受命回家乡并组建地方新政府。内蒙古自治政府及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这段特殊经历，应该说是父亲一生工作中最愉快和最辉煌的一个时期，但父亲从来没有给我们讲过这些事情。

可是，也就是从这时起父亲的厄运开始了。因为父亲在年青时曾顶替别人参加过三个月国民党举办的抗日游击训练班，于是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接二连三地遭受到了没有任何结果的长期审查和种种不公平的待遇。“文革”的十年中，父亲遭受的迫害达到了极点。当时，我们住在鄂尔多斯的阿腾

希勒，这是一个仅有几千人口的小镇，我们全家居住在仅有一门一窗的两间小土房中。在这个小镇上，幼小的我们见识了那个悲惨运动的全过程，至今对许多事情依然有着清晰而可怕的记忆。首先是父母亲有一天突然被隔离专政起来了，接着家里遭到连续几天几夜翻天覆地的抄家，还没有中学毕业而品学兼优的哥哥就因不满这一切遭到毒打而精神失常。当时，父亲的工资被扣，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连饱饭都吃不上；由于家里没有钱给哥哥及时治病，哥哥的精神病加剧并经常失踪；所有的社会活动都不允许我们参加，我甚至被送到犯罪儿童学习班关了三个月。这样恐怖的气氛连续几年笼罩了我们，我都萌生过轻生的想法。在一个难忘的70年代初的秋天，家里的粮食紧张到了极点，刚从“群专”被释放出来疲惫不堪浑身是病的父亲在经过短暂的考虑后立即带着我们去附近牧民的家里，请求牧民让我们用石臼把捡来的脱了玉米的干玉米芯捣碎，然后用筛子筛出细粒来带回家里吃。用母亲烧好了茶泡着玉米芯粉，父亲边教我们吃还边风趣地讲他在延安时吃黑豆糊糊的故事，并给我们唱延安时候的八路军歌。这一段时光是我终生都不会忘却的，因为就是在这样的苦难和恐怖中，在父母亲的慈爱下我们才一天天地长大了。

“文革”结束后家境有所好转了，我与二姐也相继考入大学，但父亲和哥哥却因受到极度迫害都相继离开了人世。最让我难忘的是父亲临终前一天的事情。当时父亲卧病在床，之前已经几次接到医院的病危通知了。我这天上午要参加教育部组织的出国英文考试。当我考完试到了医院告诉父亲我考得还不错的时候，父亲的眼睛突然亮了，拉着我的手，跟我讲了许多我不曾知道的事，然而父亲就在当天晚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遵照父亲的遗愿，我们把父亲骨灰的一部分撒入了黄河，一部分安放在了父亲小时候曾生活过的乌审旗北部草原的敖包上。二十多年来，不论我们是在海外的十多年里还是到了北京之后，我们每年都要去看望几次高高耸立的敖包，仿佛慈祥的父亲就居住在那里似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父亲的。父亲



没给我们留下任何钱财，却给我们留下了价值不可估量的一笔精神财富，他使我们懂得了如何去做人做事情，如何去热爱家乡，这一财富始终是我们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

近几年来，我们从对父亲的一些领导和同事以及亲友们的走访中，一点点地了解到了父亲过去的许多事情。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一工作做得太晚了，无论如何我们都可能对父亲早期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但从既有的一些资料和我们的切身体会中，我们足以认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父亲而感到自豪。像家乡草原高耸的敖包一样，父亲的精神将是永存的，将会永远激励后代们去努力实现各自的理想。我相信，我们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父亲的在天之灵应该会为子女们今天所奋斗和追求的事业以及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欣慰的，父亲的草原一定会更美好。

其 鲁

2007年9月30日于拉萨

■ 父亲家庭生活二三事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位待人友善、与世无争、淡泊名利、尊老爱幼的慈祥老人。即使在“文革”十年动乱的艰苦岁月中，他对子女们也从没有严厉的呵斥或大发脾气，而是用他每一个细微的言语和行动引导着我们积极向上，使我们增加了生活的勇气，让我们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和谐、关爱和欢乐。

小时候家中的生活琐事都是由母亲来操持的。父亲总是忙于工作从来不过问家中钱的花销。可是每当我们跟他要钱买学习用品时，我们要一角他却给一元，而他却从不为自己添置什么衣物，一切生活用品全由母亲来管理或购买。父亲平时总是抽最廉价的烟，在“文革”最困难的日子里，甚至自己卷烟叶子抽，也同样觉得乐在其中。那时，他在同级领导中的工资最高但个人消费却是最低的。

记忆中的父亲从来都是消瘦精干的，而且经常有病，这都是在锡察地区搞工作落下的病根，但他精神状态一直很好。“文革”期间，正是我们长身体的时候，每个孩子的饭量都特别大。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我们家庭生活异常困难。当时我们年龄小不懂事，吃饭时争争抢抢，做出来的饭总是不够吃。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每次吃饭时刚吃几口就放下了碗筷，笑眯眯地看着我们狼吞虎咽地吃东西。我们吵嚷着让他再吃些，但他总是说自己已经吃饱了。想起这些我们多么后悔啊！父亲从“群专”出来后工资还没有发，天天还得去“交代”问题，家里总是缺钱缺粮，父亲的身体大不如前，根本谈不上恢复体力，经常住院治病。为了度过难关，母亲将脱过粒的玉米棒子捡回来捣成面再掺点黑白面做成饼子，父亲总是抢着带头吃，并说他就喜欢吃这种饼。现在想起来这哪里是真话呀？他就是这样靠着乐观忘我的精神和舐犊之情维系着这个六口之家。“文革”结束后，他本应该很好地调养身体，但他从来不把自己的病看得有多么严重。他在“文革”后期家里仍然缺粮缺钱的情况下，每次吃饭时，他总是说自己不饿，总要我们孩子们先吃。等所有人吃完了，有剩下的他才吃。没有剩下的他也就不再吃了，就那么一天一天地硬撑着。

我的大女儿是家中第三代的第一个孩子，父亲十分喜爱这个外孙女。父亲



将她视如掌上明珠，对她的疼爱不亚于如今的老人疼爱独子独孙。每天白天都用他那已经病弱微弓的身体，上午下午都背着孩子出去晒太阳，他由此感到非常的欣慰。

我记得，小时候冬天早起上学时非常寒冷，都懒得起床，更怕穿那冰凉的衣服。而父亲总是提早起床先将火炉点上，把我们兄妹几个人的棉衣棉裤都烤热了以后才叫醒我们穿上暖和和的衣服去上学。这对于普通家庭的父亲来说可能并不难，但对那时身负领导重任且自己身体并不好的父亲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类事情直到我们长大以后才懂得，这是父亲对子女体贴入微的一种关爱方式。

北方的冬天很冷，每次我从外面回来，他都会迎上去把我的双手紧紧握住，问寒问暖；我出门的时候他总是要反复叮嘱我骑车要小心，好好工作，安心上班。他要求我下班后没别的事赶快回家，不要在外面惹事生非。

父亲对我的关爱我当时只以为这是老人们的普遍习惯。可是后来我长大成人自己做了母亲以后，才终于体会到了这种父爱。我每每想起这些往事片断，总是有一股难以割舍的再也无法享受到的那种父爱的真实温暖感受。在父亲刚去世的那个阶段，我晚上总是睡不踏实，总梦见父亲就在我的身边慈祥地看着我，眼睛里好像有无数要对我说的话。睡梦中我总是看到他从我们那时住的平房小院中走出来向我微笑……

在我们的记忆中，父亲衣着朴素从不讲究吃穿，但他十分关心国内外的大事，养成了每天早晚都要收听广播的习惯，即使在“文革”中被批斗被“群专”，他也不忘坚持收听广播，他的这个习惯也影响着我们，我们姐弟几个至今不论多么忙，不论在哪里，不管自己身体好不好都有坚持收听广播的爱好。多年来父亲收听广播这个习惯在我们身上得以养成了，这个习惯使我们受益匪浅，也理解到了父亲从收听广播中得到了何等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战胜困难的勇气。

格日勒图

2007年10月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怀念父亲/其鲁	1
父亲家庭生活二三事/格日勒图	5

第一篇 父亲与民族

1 生长启蒙的土地	3
2 求知探索的脚步	9
3 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15
4 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	25
5 永远的故乡情怀	33

第二篇 父亲与祖国

1 受命于危难之际	37
2 在新中国的建设中	45
3 “文革”中蒙难	51
4 胸襟坦荡的晚年	63
5 魂归黄河	67

第三篇 父亲与先辈

1 关于维古特部落的起源	73
--------------	----



2 独贵龙首领之一：曾祖父.....	75
3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旗委秘书长：祖父.....	79
4 父亲的未了之愿.....	81
5 先辈对父亲的影响和期望.....	83

第四篇 父亲与子女

1 钟情于未来.....	87
2 子女们感恩母亲.....	93
3 其鲁的科技和教育事业.....	95
4 呼吉图和她的学生们.....	105
5 一代新人的憧憬.....	109

第五篇 缅怀父亲

1 家乡人民的怀念.....	113
2 前辈们的追忆.....	123
3 专家学者的评价.....	135
4 母亲无尽的思念.....	145
5 儿女们心中的丰碑.....	147

后 记.....	151
----------	-----

第一篇

CHAPTER ONE

父亲与民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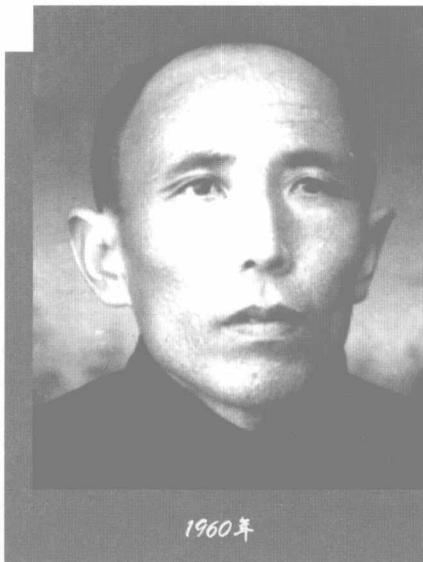
- 生长启蒙的土地
- 求知探索的脚步
- 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
- 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
- 永远的故乡情怀

父亲

旺楚克

父亲

旺
楚
克



第一輯

父亲与民族

Father And Nation



■ 生长启蒙的土地

父亲旺楚克1919年11月19日（农历九月二十七）诞生于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嘎鲁图苏木敖木贝淖尔草滩上乞牙惕姓维古特氏巴图斯仁家中。

乌审旗地处鄂尔多斯南隅，已有近四百年的建旗历史。她位于毛乌素沙漠的中心，南邻陕西省陕北地区。这是蒙古高原上一块颇具神秘色彩的圣洁之地，是远古“河套人”繁衍生息过的地方，是人类文明起源的重要发祥地。

这里是“独贵龙”运动的发源地，是中国“苏力德”之乡、内蒙古敖包文化之乡和鄂尔多斯民间歌舞之乡；这里是中国的聚宝盆，闻名遐迩的苏里格气田给这片土地带来了富庶与繁荣；这里还有粗犷激越的草原风韵和苍茫浩瀚的沙漠景观，使每一位亲临这里的人都流连忘返、魂牵梦绕。

“渐露真容”的乌审草原，你可曾记得，57年前，第一位叫旺楚克的旗长，曾为你的新型政权的诞生和巩固艰难地踏着荆棘奋进过。

“渐露真容”的乌审草原，你可曾知道，就是这位旗长，因为生前没有能看到你的真容而感到遗憾！



父亲旧居遗迹（1919—1943）



父亲

旺楚克



嘎鲁图

嘎鲁图苏木地处乌审旗西北部，沙地、丘陵、滩地、梁地交错分布，境内湖泊较多。据说以前这里曾有过一个很大的水泡子，每年春天成群的天鹅、大雁徙栖于此，因而一个美好的名字——嘎鲁图就留在了这里。“嘎鲁图”，意思是“有鸿雁、天鹅的地方”。

嘎鲁图多年以来一直是蒙古族聚居区，属半荒漠、草甸地带，也是席尼喇嘛的故乡。

敖木贝淖尔滩又称马莲滩。每逢夏季，盛开的马莲花把草滩装点得别具特色。置身于这个草滩，人们会有一种浪漫舒坦的感觉，会感觉到一种置身世外的洒脱和马背民族的豪气！

正是这片土地，给了父亲豁达、开朗、质朴、坚强。

父亲一生钟爱故乡的一草一木。

在父亲遥远的记忆里，这里曾有祖父殷切期待的目光，有祖母劳作不息的身影，当然还有那美丽的草滩，成群的牛羊……

这里的一切记载了多少代蒙古人的分分合合。

有的是同路前行，有的是殊途同归，有的是分道扬镳。

有的不在了，有的又聚首了，有的却天涯各方。

这正是草原游子们所演绎的精彩世界和精彩人生。

生长启蒙的这片土地，对父亲的一生来说，都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感慨。



这是祖母在故居留下的平生唯一的一张照片

